

漫步长安古镇

■ 杨晓杰（浙江）

钱塘潮声里，藏着一座被时光浸染的古镇。长安古镇位于钱塘江北岸、海宁市西部，北邻桐乡市。长安之名的由来，相传是先民对长治久安的殷殷期许。在当地还有一种说法，称江南运河的上塘河及境内主干河道为“长河”，后讹传为“长杭”，而吴语发音近似“长安”。

几十年的风雨洗礼，造就了长安这座大运河畔的魅力古镇。循着上塘河的碧波望去，镇内街道依渠而建，民房临水而筑。小桥流水、古树繁茂，一派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。

长安镇历史上曾拥有九街、五市、七十二弄。因历经多次战乱，目前东、中、西街尚存的街史区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，但仍能感受到那份深厚的文化积淀。

长安老街存有众多清末民初的传统民居建筑，是长安镇明清时期商业建筑的代表。长安曾是运河上漕运船队的必经之地，被誉为“运河第一镇”，位于大运河诗路文化带的重要节点，曾是江南三大米仓之一，鼎盛时“千帆过闸门，米香满长街”。

我曾在长安镇上的海宁中学求学三年，海宁中学的南大门对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老街。白墙黛瓦的马头墙、青石板铺就的老街、木排门的沿街店铺……总长约四公里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。

长安的古街以虹桥至长安上闸为中街，长安上闸以东为东街，东街的东面另有一街称为“东后街”，虹桥以西为长安西街。中街与东街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，尤其是中街沿上塘河的水埠驳岸和民居水阁，水乡风貌

浓郁，构成了古镇的标志性景致。西街北侧的传统建筑较少，但仍保留着一些保存完好的二层店铺。临水人家支起窗板，一碟酱鸭、半盏黄酒，还有老式的书店和理发店，尽显古镇的悠闲与质朴。

在古街中，有一座跨越千年依然伫立的古桥，名为虹桥。顾名思义，这座桥如虹横跨上塘河而得名。这是一座用花岗岩砌成的单孔石拱桥，桥栏石雕非常精美，是长安古镇仅存的运河古桥。桥下的运河水悠悠流过，曾目送多少漕船载着江南的稻香北上？

穿过虹桥，沿着河岸下到河边，途中会经过长安闸旧址。这是中国重要的水利系统，代表着唐宋时期的世界领先的水利技术。长安闸是江南运河中水利水运工程遗产，首创运河闸澳制，达到平衡闸道、节约水量、水利循环利用

等多重目的。它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现存建筑年代最早、领先世界的标志性工程之一。

长安闸历史上包括长安新老两堰（坝）、澳闸（上中下三闸和两水澳）。现存有长安堰旧址（老坝）、上中下三闸遗址、闸河，另保留有清代的“新老两坝禁勒索碑”。20世纪70年代的船闸管理用房等相关设施。2014年，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，长安闸作为嘉兴仅有的两个遗产点之一入选。今日的长安闸遗址犹存，从闸口两岸的古石上，依稀可读出当年的繁华。

长安古镇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人文景点。如千年古刹——觉皇寺，觉皇寺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；镇上有海宁市仅存的清代书院建筑——仰山书院。仰山书院坐落于长安镇的海宁中学内，始建于清嘉庆五年

（1800年），由清代名士沈毓芬所建。阮元为之题写匾额“仰山书院”，取“高山仰止”之意。现存桃李门、坐春亭、更上一层楼等建筑。仰山书院是清末新政时期浙江教育改革的重要物证，为研究该时期教育教学提供了重要载体。

富有深厚底蕴的长安古镇，曾经因运河改道而失去辉煌，如今借着古运河联合申遗成功的东风，建成了长安记忆馆、寰球馆等特色文化展馆，使得长安古镇又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芒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。

这座尚未被人群“淹没”的古镇，安静中带着惬意。在这里，感受长安古镇的生活，时光仿佛被压缩在瓦片、运河、地砖之中，给人一种散漫而坚韧的意蕴。长安，长安，寄托着美好的寓意，长长久久的平安。

■ 胥雅月（江苏）

阵阵春风吹来，几场春雨过后，沉寂了整个冬天的老家庭院的几株桃树，仿佛一下子来了精气神。几天前，它们还是光秃秃的枝丫，而经过春风春雨的滋润，枝条上多了整齐的芽苞，像婴儿刚露出的乳牙。没几天，芽苞就像吹涨的小气球，或含苞待放，或盛开成一朵朵或粉或红的桃花……看着眼前的满枝桃花，我忽然想起庄上的一位老先生，他虽早已仙逝，但他与庄人与众不同的斯文，仍如眼前的桃花一样鲜亮。

老先生姓顾。听长辈们讲，他原是苏州的下乡知青。下乡期间，他做不惯农活，也吃不了那份苦，甚至有轻生的举动。幸而被庄上一名和他同龄的女子救起。后来，两人有了感情，婚后有了孩子。待到顾先生有机会回苏州时，他看着眼前的妻儿，最终放弃了返城的机会，一门心思扎根在庄里了。

顾先生好读书，更好大声朗诵，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。他的妻子不识字，但对知识分很尊重，从不干涉先生旁若无人地朗诵。庄户人家注重的是时令农活和庄稼的收成，对于顾先生的“不务正业”和叫破喉咙的读书，私下里给他取了绰号——顾迂子。大人们对顾先生不待见，孩子们却爱凑热闹。上放学明明不途经顾先生家庭院门前的路，他们也舍近求远，到顾先生的院外驻足停留……

共与桃花醉

顾先生爱读书，不喜农活，日子自然过得有些潦倒。但他不在乎，妻子不在乎，几个孩子似乎也不在乎。在顾先生的影响下，他的几个孩子斯文得与同龄人格格不入，仿佛他们说出的话，只有书上才能找到。渐渐地，有些孩子被顾先生读书声的魔力吸引住了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某个桃花盛开的正午，我们几个经常流连在顾先生院外的孩子，竟然被顾先生当作客人邀请到家中。先生的庭院不像一般农家庭院散养着鸡鸭鹅，甚至也看不到像样的农具。先生的孩子们见到我们，不鄙视，很礼貌地冲我们微笑。顾先生的妻子更是忙前忙后，说到了午饭时间，一起吃晚饭，再听先生读书。一时，我们有点蒙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也不知道是谁，竟然率先点了头。

顾先生的庭院沿墙砌成或圆或菱形的花池，庭院正中的三两株桃树枝枝桀桀。顾师娘与我们招呼后，顾先生便从堂屋里搬出一张小八仙桌放在庭院中，他的孩子有的搬凳，有的端菜，窘得我们不知所措。顾师娘做的菜简直是一场诗意的春宴：新韭炒鸡蛋、炒螺蛳、荠菜春卷、爆炒菜羹……顾先生招呼我们坐下，我们羞涩地听从安排。起筷前，顾先生不无快活地吟诗起来：“小儿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桃花！”他筷指桃花，随后说：“开饭！”

顾先生开饭前的吟诗，像一束神奇的光点亮了我的心智。我不但记住了诗句，还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……

顾先生的大孩子成了庄上第一个大学生，几个曾是顾先生春宴上的座上客的孩子，也一个个奔赴城市求学。

成年后，一个春雨敲瓦的夜晚，我闲读清代诗文，无意间看到写诗不多的清代诗人何钱氏的《普和看梅云》：“酒沽林外野人家，霁日当檐独树斜。小儿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。”似曾相识！合上书，我再无心读诗文，追忆顾先生的“小儿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”，以及那场桃花树下的春宴——顾先生将我们这些孩子当作朋友，将原诗中的“梅花”改成“桃花”，可见先生读书人的心细如丝和对诗文的渊博。

如今，顾先生离开我们快20年了，他的“人三花一面，围坐食春宴，相聚心甚欢，共与桃花醉”的心境，值得我一辈子体会……

第七步石缝里的向日葵

■ 章舒（安徽）

春分后的第三场雨，催开了小区第九楼晚樱。我抱着新到的诗集，穿过石板路，又遇见了那对在薄雾中移动的剪影。男人的盲杖叩击青砖，杖尖的橡胶头与晨露碰撞出清冽的脆响；女人挎着的藤篮里，白玉兰的香气正顺着雾气攀上柳梢。

“二十七步有凹陷。”女人突然拽住丈夫的衣袖。盲杖应声悬在窨井盖边缘，她鬓角的玉兰花瓣随动作轻颤，抖落几星夜雨。我这才发现盲道边缘嵌着铜质圆点，像撒了一地星辰。

他们教我辨识春天的另一种语法。在落满紫叶李的长椅上，女人摊开掌心，接住飘落的花瓣，说：“圆瓣是早樱，锯齿边的是海棠。”她的指尖在花瓣纹路间游走，仿佛在阅读盲文

■ 徐晟（湖北）

燕尾裁春半

■ 徐晟（湖北）

春日的阳光像被清水洗过，斜斜地洒在小区的楼顶。楼下花园里的桃枝忽地擎起三两青果，粉白花瓣上还沾着露珠，就迫不及待地要往春风里扑。这让我想起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的句子：“二月中，分者半也，此当九十日之半，故谓之春。”昼夜的秤砣悬在春的腰眼，天地正细细称量阴阳的平衡。

踩着晨露往村外走，田埂边的荠菜顶着白花，在风中摇曳成一片碎玉。农谚说“春分麦起身，肥水要紧跟”，麦苗果然蹿高了半掌，青翠里透出银霜的亮色。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，一声声叩响春的柴扉，应和着欧阳修笔下“百啭千声随意移”的意境。

河岸的柳条垂得更低了，嫩芽像缀满翡翠的璎珞。几只紫燕斜掠水面，尾羽剪开薄雾，让人想起韦庄的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”。它们衔泥补巢的忙碌里，藏着候鸟对季节的默契。对岸的油菜花开得正盛，金色浪涛间浮动着采蜜的蜂群，仿佛有人打翻了梵高的调色盘。

旧时乡间讲究“春分吃春菜”，如今城里人也兴起了这股风潮。野苣菜、蒲公英、车前草和嫩豆腐煮汤，青白相间盛在瓷碗里。母亲总说这是“咬春”，要把整个春天的清气都含在齿间。午后阳光爬上窗棂时，孩童们玩起竖蛋游戏，鸡蛋在桌面上颤巍巍立起，让人想起《清嘉录》里记载的“春分竖蛋，以验阴阳相半”。

最妙是暮色初合时分。西天燃起橘红的云霞，归巢的燕子掠过小区广场，翅膀驮着最后一线天光。谁家厨房飘出新麦饼的焦香，混着艾草的苦涩。远处传来孩童诵读“仲春初四日，春色正中分”的童音，和着布谷的啼鸣，在渐暗的天色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

夜色浸透窗纸时，我翻开泛黄的《荆楚岁时记》，“春分日，民并种火草于屋上”的记载墨迹犹新。忽有夜雨敲窗，细听却是风吹桃枝。想那暗夜，万千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盛大的绽放，等明朝推开窗，定会撞见满树嫣红笑立在清明朗照中——原来春的妙处，恰在这将破未破的微妙里，像宣纸上将干未干的墨痕，既含着冬的余韵，又藏着夏的野心。

书籍。男人忽然指向虚空：“快听，麻雀在啄食去年的悬铃木果。”话音刚落，一粒灰褐色的果壳便坠入草丛，惊起了薄荷味的露珠。

菜市场成了他们的交响乐池。经过水产摊时，男人用盲杖轻点瓷砖地面：“三指宽的鲫鱼在第二格水箱。”不锈钢槽漫出的水雾里，女人精准避开打滑的苔痕，手指拂过青翠欲滴的芦笋尖：“要选根部带泥的，指甲掐得出水印。”卖花阿婆将新到的风信子塞进她的藤篮，蓝紫色的花序扫过盲杖上的刻痕，在金属表面留下蜂蜜的甜香。

惊蛰那日，暴雨来得猝不及防。我奔至凉亭躲雨时，正撞见他们立在玉兰树下。男人举着录音笔对准枝桠：“花苞炸开的声音像爆米花。”女人脱下外套，裹住花坛边瑟瑟发抖的流浪猫。盲

杖斜倚石凳，杖身雨水沿着盲文沟槽蜿蜒而下，汇成一道微型银河。她忽然侧耳：“听见吗？新装的避雷针在哼《雨中曲》。”

如今，他们的阳台成了春日博物馆。陶土罐里沉睡的种子贴着盲文标签，窗沿风铃是用不同年份的银杏叶穿成的。我帮忙浇水时，发现薄荷丛里藏着一枚温度计，玻璃管上的凸点组成乐谱似的刻度。“植物生长的声音需要特定节拍。”女人递来浸过薰衣草油的棉线，“用来系住逃跑的春风。”

谷雨前夕，男人邀我去听樱吹雪。他站在第八棵樱花树下，盲杖尖端抵住树干：“树汁流速比上周快了一倍。”女人从藤篮里取出系着蓝印花布的水盒，里面躺着十二支玻璃管，管底积着各色花瓣。“玉兰香是乳白色的，海棠是淡粉的。”她晃动试管，春色便在霞光中流

采采卷耳

疼。三伏天长热疖，母亲采来肥厚的苍耳叶，她说这样的叶子“药性最冲”，捣碎的叶糊混着菜籽油敷上，火辣辣直钻心，疼得人直跺脚，可红肿当真消得快。

村头王奶奶晒苍耳时总念叨：“七月苍耳八月蒿，九蒸九晒赛仙膏。”她戴着麻布手套，把刺球铺在竹匾里，说这草性子烈得很，晒不够时辰会咬手，蒸不透火候又损药性。母亲把晒干的苍耳子装进粗布袋，挂在灶梁上防潮。有回我咳嗽不止，她抓把苍耳子和枇杷叶同煮，陶罐咕嘟响着漫开草木湿香。我总趁她添柴时偷加冰糖块，药汤凝成琥珀色的胶，惹得王奶奶拄着枣木杖来骂骂：“小馋猫，当是熬秋梨膏呢！”

走村串巷的货郎讲过一桩奇闻。说早年有个采药人，在云雾山误食毒红

菇，倒在苍耳丛里不省人事。昏迷间喉头火烧火燎，随手抓了把苍耳叶嚼，竟呕出黑水捡回一条命。货郎解开蓝布包袱，掏出一串风干的苍耳项链：“瞧见没？谁家阿妈都给孩子戴这个，说是苍耳籽沾过入味，能镇惊风。”那暗褐色的刺球用麻绳串着，倒真像一串缩小的流星锤。

那年归乡，见老屋断墙下钻出几丛苍耳，枯黄的刺球在风里打转。母亲摘下几颗，说要给我缝对护膝。她凑近油灯穿针，银发映着苍耳壳上的细沟：“你爷年轻时泡在水田里，膝盖疼得像针扎，就靠这个顶着。”苍耳籽在铁锅里焙得焦香，混着陈艾绒塞进棉布袋。那夜敷在膝头，温热渗进骨头缝时，恍惚望见父亲扛着犁耙，从暮色沉沉的田埂往家赶。他沾满泥浆的裤脚上，还粘着几颗没来得及摘的苍耳。

春言椿语暖心田

我们吃。她说，椿芽健脾开胃，解毒杀虫，春天吃了香椿芽，一年四季都会健健康康。

院中那棵香椿树是父亲栽的，墙外也栽了三棵。唯有家里这棵长得格外粗壮挺拔，许是常年与家人相伴，被生活气息浸染滋润。

最早让我认识香椿树的，是家乡抱椿的习俗。

儿时，每逢过年，母亲都要让我们姊妹几个轮流抱着香椿树，嘴里喊着：“椿树椿树你为王，你长粗来我长长。”连喊三遍，还要绕着树跑三圈，如此便能遂了心愿，像椿树一样长得高大。我那时小，总把话说反，也因此，童年的我，总是挺拔不起来。

“雨前椿芽嫩如丝，雨后椿芽如木质。”每年惊蛰过后，母亲总要掐着日子，在香椿芽刚冒出紫红色的嫩尖时就开始采摘。

记得那时，母亲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站在树下，踮着脚尖，伸开手臂去够那些新发的嫩芽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她的动作很轻，像

是怕惊扰了这些娇嫩的芽儿，又像是在进行一场庄重的仪式。我常常站在一旁，仰头望着紫色的嫩芽一簇簇落入她手中的竹篮，心里满是期待。

院外几棵香椿树下同样热闹。邻居们也抱着竹篮忙碌，孩子们围在树下叽叽喳喳，让春天显得分外精神。

采下的香椿芽，母亲会分成几份。最嫩的用来炒鸡蛋，稍大些的拌豆腐，再大些的腌制成咸菜。我最爱看她炒香椿鸡蛋，嫩紫的香椿焯水后切碎，和着金黄的蛋液下锅，香气瞬间在厨房里弥漫开来，那是春天与家的味道。伴着香椿做的美食吃饭，总能让人胃口大开，仿佛是吃进了整个春天。

一眨眼，我们就长大了，香椿树也变得愈加粗壮挺拔。母亲盯着脚尖已经够不到椿芽，采摘时，父亲就搬来梯子靠在树上。母亲扶着梯子，父亲爬上去采芽，倒也配合默契。

香椿芽味鲜，香椿木质地坚硬、纹理优美，散发淡淡香味，是做家具的好材料。父亲有远见，几棵香椿树都派上了用场。大姐、二姐出嫁时，各用了一棵，请木匠打成上好的家具，饱含父亲“新婚逢喜，遇事吉祥”的期盼。院外还有一棵是留给小妹的，家中那棵最大，父亲原打算留给我订婚桌，可父亲没有等